

XUESHENGDUWU

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

BAIBUWENXUEMINGZHUDAODUCONGSHU

# 升腾，还是坠落

——《雷雨》《日出》导读

一 第彦华 编著

四川教育出版社

《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》

# 升腾，还是坠落

——《雷雨》《日出》导读

一 苇 编著  
彦 华



四川教育出版社  
1997年·成都

(川)新登字 005 号

## 升腾，还是坠落

——《雷雨》《日出》导读 一苇彦华 编著

责任编辑：牟 薇

责任校对：王立戎 史敏燕 喻小红 左倚丽

装帧设计：王 凌 封面设计：刘 洪

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成都科技大学树德电子工程公司照排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4.75 字数 102 千

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500 册

ISBN7-5408-3096-4/G·2951

全套定价：480.00 元



地址：成都市盐道街三号

邮码：610012

电话：(028) 5672624

策划

陈志明

主编

陈坚

巢宗祺

副主编

唐郁文

曹樟玉

李咏吟

编委

汪亚明

方斐卿

陆德金

# 编者的话

世纪之交，中国文化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。这对于正在成长的一代青少年而言，实属一大幸事。青少年通过阅读文学作品，可以培养自己的情操，增强自己的文化修养，扩大自己的见识。

但是，古今中外，文学作品数不胜数。应该读些什么作品？尤其是应该如何阅读文学名著呢？

我们这套《百部文学名著导读》丛书，就是为了满足同学们这种阅读需要。

这套丛书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中选取了一百部。对每部作品的内容、作者、艺术特色和精彩片断，编著者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评介。

这是一个美的世界。文学大师们那奇特的想象、动人的构思、富有生命激情的抒写，足以把读者带入这如醉如痴的美的世界。

这是一条欣赏美的捷径。我们的编著者用生动而又流畅的语言，细致地介绍了各位文学大师的生平，勾勒了这些名著的风貌，并且以自身丰富的文学涵养体察了名著中艺术心灵的律动。我们可以通过这条捷径，遁入到文学大师那复杂而又动人的心灵世界和艺术世界。

这是一次诱发美的想象的契机。我们阅读文学作品，不是为了纯粹的消遣，也不仅仅是为了好奇，更为重要的是，要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激发我们的文学创造力。

荷马、屈原、莎士比亚、李白、杜甫、歌德、曹雪芹、泰戈尔、鲁迅等大师的作品，历经岁月

的考验，再一次向新一代青年敞开。这是一种幸福的过程。

许多伟大的心灵，都曾会聚在文学这里，抒情、吟唱、赞美伟大的时代。许多伟大的心灵，都曾运用文学这一武器，为人民鼓与呼，把锋利的笔刺向黑暗的心脏。

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，文学将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。这一历史重任理当属于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。

阅读名著，可以体会真正的文学精神。

倾心文学，可以描绘美好的生活。

千万名青年能从这里出发，用自己的心灵创作出无愧于大时代的伟大作品，将是我们最大的心愿。

编者

1997年2月

# 目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《雷雨》故事梗概    | 〔1〕   |
| 《日出》故事梗概    | 〔18〕  |
| 作者介绍        | 〔30〕  |
| 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赏析 | 〔51〕  |
| 《雷雨》片断      | 〔82〕  |
| 《日出》片断      | 〔129〕 |

《  
雷  
雨  
》  
故  
事  
梗  
概

无锡周公馆梅妈的女儿在年三十夜投河了，怀里抱着一个刚出生三天的男孩……

二十七年后，北方某个城市。

一个夏天的上午，天空灰暗，没有阳光，但暑热逼人，暴雨将至，周公馆内很气闷。这周家的老爷周朴园是一家大煤矿公司的董事长。他的发迹史并不很光彩。从前在哈尔滨包

修江桥时，他故意叫江堤出险，淹死了两千二百个小工，每一个小工的性命他扣三百块钱，由此发了一笔绝子绝孙的昧心财！但光看周朴园的外表言行，则俨然是一个模范市民，模范家长，一个标准的绅士。三天前，他从矿上赶回离别了两年的家，为了矿工们罢工的事天天到省政府周旋。这会儿，他正在家里不停地会客，矿工代表鲁大海也在门房等着会见。

鲁大海的继父鲁贵和妹妹四凤都在周公馆做工。鲁大海的妈妈是个本分人，念过书，要脸，是舍不得把女儿给人家使唤的。她两年前到八百里外的女学堂做女佣去了，两年才回来一趟，鲁贵就趁机把四凤弄进周公馆。今天，鲁妈就要回来看女儿和儿子了。鲁贵叮嘱女儿别忘了把新衣服都拿出来给她妈瞧瞧，说着说着又跟女儿借起钱来。他自己的钱早喝掉赌掉了，还欠了一屁股的债，就连鲁大海每月从矿上寄给鲁妈用的钱也被他偷偷花了。“我没有钱！”四凤端起药碗就要往楼上太太房里送。“孩子，你可放明白点，你妈疼你，只在嘴上，我可是把你的什么要紧的事情都放在心上。”鲁贵话里有所指。“您又要说什么？”鲁贵朝四周望望，凑近她说：“大少爷可常跟我提起你，大少爷说……”四凤忍不住打断他：“大少爷！大少爷！你疯了！我走了，太太就要叫我呢！”别走。我问你，前天晚上，你半夜才回家，送你回来的那位是谁？坐着汽车，醉醺醺直对你说胡话的那位是谁呀？”鲁贵恐吓四凤，脸上浮现得意的微笑。

鲁大海进来了，他是四凤的同母异父哥哥，刚从煤矿来。矿里罢了工，他是鼓动者之一，现在他要见周朴园。

鲁贵经不住四凤催促，迈着自以为是阔当差的步伐去了书房，看老爷的客走了没有。

大海告诉四凤，他刚才看见花园里躺着一个年轻人，脸色发白，闭着眼睛，萎靡不振的样子。“听说这就是周家的大少爷，我们董事长的儿子。啊，报应，报应。”听大海这么说，四凤生气了：“你……他待人挺好，你知道吗？”她觉得哥哥跟从前不一样了。大海望着四凤：“我倒觉得你变了。”周朴园还在会客，大海只得随鲁贵到下房再等一等。

周朴园的小儿子周冲快步进来，嘴里唤着四凤。他还是个未受任何腐蚀的天真青年，有着许多美好的空想。他很喜欢四凤，打算把自己的学费匀一半出来供四凤读书，四凤应该受教育。他要把这想法告诉父亲，可四凤心里只有一个大少爷周萍。四凤见周冲进来，连忙躲了起来。周冲略有些失望地走出了客厅。

鲁贵又进来问四凤要钱，四凤只得把预备给妈添衣服的十二块钱给了他。鲁贵一高兴，把这客厅闹鬼的事说给四凤听：“老爷当时在矿上，这阴森森的大院子就太太、二少爷、大少爷住。半夜里这客厅闹鬼，我就喝两口烧酒壮壮胆子，到门口，听见这屋子里像有一个女鬼在哭。我从窗缝向里一望，恍惚看见两个穿黑衣裳的鬼，并排坐着，像是一男一女。这女鬼靠在男的身边哭，那个男鬼低着头直叹气。我乘着酒兴，朝着窗户缝轻轻地咳嗽一声，这两个鬼就噤一下子全分开了，都朝我这边望，这一下子他们的脸清清楚楚正对着我，我才看清那个女鬼呀，是我们太太。”“太太？”四凤真不敢相信。“对，那个男鬼就是大少爷。”“他？我不信。”“孩子，我提你个醒，老爷比太太岁数大得多，太太跟老爷不好，大少爷不是这位太太生的，他比太太只小六七岁。”四凤摇摇头，不相信，但又有点信。鲁贵还告诉四凤，太太今天要他找鲁妈来，

就是叫她带四风卷铺盖回家，太太可能还要告诉鲁妈一件事。四风害怕了，她求鲁贵千万别让妈知道她在这儿的事。鲁贵带点炫耀地安慰她：“别怕，太太怕我呢，我只要把那天半夜闹鬼的事提两句，她是机灵人，不会不懂的……”

正说话间，太太繁漪下楼了。她让人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，脸色苍白，只有嘴唇微红，她的大而灰暗的眼睛同高高的鼻梁令人觉得很美，但是有些可怕。她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，有她的文弱，她的哀静，她的明慧，但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：在她的心里，她的胆量里，她的狂热的思想里，在她莫名其妙地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里。整个地来看她，她似乎是一个水晶，只能给男人精神的安慰。她的明亮的前额表现出深沉的理解。但是当她陷于情感的冥想中，忽然愉快地笑着，或者当她见着她的所爱时，快乐的红晕散布在脸上，两颊的笑涡也显露出来时，你才觉得出她是能被人爱的，应当被人爱的，你才知道她到底是一个女人，跟一切年轻的女人一样。她爱起你来像一团火，那样热烈，恨起你来也会像一团火，把你烧毁的。然而，她的外形是沉静的、忧烦的，她像秋天傍晚的树叶轻轻落在你的身旁，她觉得自己的夏天已经过去，生命的晚霞早暗下来了。

她已经一个人在楼上躺了三天，“老爷一回家，太太向来是这样。”连府下人都摸到了这规律。她一走进客厅，就发现这里又换上了旧家俱，恢复了两年前的老样子。繁漪旁敲侧击地问着四风，她心里迫切想知道周萍这几天的行踪，她听说他要离开这里到矿上去。四风一边小心回她的问话，一边把药端给她。“谁要我吃药？”“老爷吩咐的。”繁漪喝一口说：“苦得很，真难喝，倒了它。”她想起周朴园那张严厉的脸。

“先放在那儿也好。哦，不，”她又厌恶地说：“还是倒了它。”

寻找四凤的周冲又回到客厅。他看见母亲下楼了，很高兴，就把喜欢四凤的心事全都告诉了母亲。因为在他眼里，繁漪不是一个平常的母亲，她最大胆，最有想象。繁漪听了周冲的话，很惊愕，她说：“我的儿子要娶也不能娶她！”同时她又提醒儿子：“你忘了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啦？他一句话就能把你所有的梦打破了。”周冲尽管嘴里说不信，但还是有些沮丧，他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，就告诉母亲，哥哥要到矿上去做工，明天就走，托他给繁漪打个招呼，不上楼告别了，希望她别见怪。他还告诉母亲，哥哥这些天喝酒喝得很多，脾气很暴，大前天喝醉了以后还拉着他的手说，从前爱过一个决不应该爱的女人。周冲还说当时看哥哥大哭的惨样，真替哥哥难过。

周朴园——这座宅子的主人，送走了客人，也来到客厅。他的脸带着多年的世故和劳碌，一种冷峭的目光和偶然在嘴角上逼出来的冷笑，显出他平日的专横、自以为是和倔强。他问繁漪：“你怎么今天下楼来了？完全好了么？”周冲抢着回答说：“母亲原来就没有什么病。”周朴园皱起眉，他很不满意儿子这样回答他的话。繁漪怕他又教训儿子，忙岔开话题，问起矿上罢工的事。周朴园说昨天早上已经复工。周冲帮着矿工说了几句，又惹起周朴园的不高兴，“你知道社会是什么？你读过几本关于社会经济的书？我记得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，对于这方面，我自信比你这种半瓶醋的社会思想要彻底得多！”

周萍打着呵欠进来了，他告诉父亲，想明天就到矿上去，请父亲给他点实在的事情做。周朴园同意明天起身，但具体

做什么，等到了矿上再说。

四凤端了普洱茶进来。周冲看见她，鼓起勇气对周朴园说：“爸爸，我想把我的学费拿出一部分送给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周朴园便打断了儿子的话，问四凤怎么不把煎好的药拿来。四凤看着繁漪，不说话。繁漪觉得气氛不对，忙说：“她刚才给我倒来了，我没有喝。”为什么？药呢？”“倒了，我叫四凤倒了。”见药罐里还有一点，周朴园强迫繁漪喝下去。繁漪不愿喝。他就叫周冲把药端到繁漪面前。周冲反抗也没用，只得含泪求母亲喝。繁漪恳求丈夫能否让她留到晚上喝。周朴园冷峻地说：“繁漪，当了母亲的人，处处应当替孩子着想，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，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。”繁漪还是不肯喝，于是周朴园又叫周萍跪下求繁漪。周萍无奈，正要下跪，繁漪喊道：“我喝，我现在就喝！”她喝了两口，眼泪涌出来，看一看周朴园峻厉的眼光和苦恼的周萍，她咽下愤恨，一仰头全部喝下，哭着跑上楼去。周朴园回过头来问周冲：“你刚才说的事呢？”周冲低垂着头：“我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啦。”说完就要走，周朴园止住了他问道：“就这么跑了么？”周冲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低声说：“是。爸，我要走了，您有事吩咐么？”周朴园让周冲告诉繁漪，已经请德国的克大夫来给她看病。“我看你的母亲，精神有点失常，病像是不轻。”周朴园说。周冲走后，周朴园严厉地斥责周萍这两年在外面行为很不检点。周萍原以为父亲指的是客厅半夜闹鬼的事，惊恐万分，差点失色，当听到父亲指的是他总在跳舞场里鬼混、喝酒、赌钱，整夜不回家，才放下心来。周朴园继续说：“将近三十的人应当懂得‘自爱’！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、最有秩序的家庭。我的儿子我也认为都还是健全的

子弟。我教育出来的孩子，我绝对不愿叫任何人说他们一点闲话的。”“是。爸爸”周萍点头说。

午饭后，天气更阴沉，更郁热。低沉闷热的空气，使人烦躁。

周萍偷偷地把四凤叫到了客厅。四凤想起早上老爷向太太发火那一幕就害怕，她弄不懂为什么老爷回来头一次见太太就发那么大的脾气。“父亲就是这个样，”周萍说，“他的话，向来不能改的，他的意见就是法律。”四凤怕有一天老爷会知道他俩的事，求周萍带她一起走。周萍说：“我先要一个人离开家，过后再想法子跟父亲说明白，把你接出去。”两人约定晚上在四凤家见面，以吹哨为信号。

鲁妈来了，在门房。四凤喜形于色，飞奔而去。

周萍正要去收拾东西，繁漪把他拦住了：“我请你略坐一坐，有话说。”“我们最好以后别再见面了，免得想起我们最后悔的事。”周萍冷冷地说。

“我不后悔，我向来做事没有后悔过。”

“可是我很后悔，我认为我做错了一件大事，我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弟弟，更对不起父亲！”

繁漪低沉地说：“但是你最对不起的人是我，是你曾经引诱过的后母！是你把我引到一条母亲不像母亲，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！是你引诱我的！”

周萍皱着眉，很苦恼：“年轻人一时糊涂做错了事，你就不肯原谅么？”“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。你父亲几十年来就像早上一样的凶横，把我渐渐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。我已经安安静静等死，一个人偏把我救活了又不理我，撇得我枯死，慢慢地渴死。你怎么肯一个人走，把我丢在这里？”

“你没有权利说这种话。你是冲弟弟的母亲。”“我不是，我不是！自从我把我的性命、名誉交给你，我什么都不顾了。我不是他的母亲，不是，我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。”周萍冷冷地颇不耐烦地说：“如果你以为你不是父亲的妻子，我自己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。”繁漪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种话，呆了一下才说道：“哦，你是你父亲的儿子，那么，你这些天特别不来看我，是怕你的父亲？你这次到矿上去，也是学你父亲的样子，把一个真正明白你、爱你的人丢开不管么？”“可以这么说。”听周萍这样说，繁漪冷笑道：“都是些没有用，胆小怕事，不值得人为他牺牲的东西，我恨我早没有知道你！”“那你现在知道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厌恶这种关系，我盼望这一次的谈话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了。”周萍说完就要走。“你等一等！”繁漪一字一顿地说，“你记着，一个女人，不能受两代的欺侮！”周萍头也不回，径自走了。繁漪望着他的背影，忍不住伏在沙发上哭泣。

鲁贵进来，低声唤太太，告诉她鲁妈已来了好一会了，还有老爷要她亲自去把那件旧雨衣拿出来。繁漪脸色苍白，她在极力掩饰自己的烦郁。她让鲁贵把鲁妈叫进来等一等，然后自己便上楼去了。

鲁妈随四凤一走进客厅，就觉得这地方好眼熟，像是在哪儿见过似的，特别是那些家具，那个柜子。当看到四凤所指的那张周家第一个太太的相片时，她惊呆了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她拿着相片，手直抖，身子站立不稳，仿佛要晕倒。四凤以为母亲是受了暑，忙跑去倒开水。鲁妈把相片紧紧抓在手中喊道：“天哪，我是死了的人！这是真的么？这张相片？这些家具？天底下地方大得很，怎么熬过这几十年，偏偏又

把我这个可怜的孩子，放回到他的家里？天哪！”

繁漪下楼，把雨衣递给四凤，让她拿给老爷。她对鲁妈说：“我常听四凤提到你，说你念过书，从前是个很好的人家。”鲁妈不愿提起从前的事，忙把话题岔开去。原来繁漪把她叫来，是以怕周冲糊里糊涂喜欢上四凤为理由，叫她把女儿带走。鲁妈本就不愿女儿出来做佣人，现在又认出这里是周家，更不愿意了，她答应繁漪把四凤带走，不再见周家的人。

两个人在谈话，鲁贵几次进来，说老爷吩咐请的德国克大夫已经来了，要太太去看病。繁漪没理睬。后来，周朴园亲自来了。繁漪不愿上楼，她说：“我现在没病。”周朴园忍耐着性子说：“克大夫是我在德国的好朋友，对于脑科很有研究。你的神经有点失常，他一定治得好。”繁漪喊道：“谁说我的神经失常？你为什么这样咒我？我没有病，告诉你，我没有病！”周朴园冷冷地说：“你当着人这样胡喊乱闹，你自己有病，偏偏要讳疾忌医，不肯叫医生治，这不就是神经上的病态么？”“哼，我如果有病，也不是医生治得好的。”“你应当听话！”周朴园命令道。“你？”繁漪回过头不经意地打量着他说，“你忘了你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啦！”说完就走了。

周朴园很生气，转身看见鲁妈，问道：“你不知道这间房子底下人不准随便进来么？”鲁妈正要离开，周朴园看见窗户开了，又问：“窗户谁叫打开的？”鲁妈很自然地走到窗前，关上窗户，慢慢向门外走去。周朴园看她关窗动作那样熟练，忽然觉得很奇怪，忙叫住她，问她姓名、籍贯。当听到她是江苏无锡人，三十年前在无锡时，周朴园试探性地说起那时无锡一件很出名的事情：“三十年前在无锡有一家姓梅的，这家的年轻小姐很贤慧，也很规矩，有一天夜里，忽然投水死了。

后来，后来，你知道么？”鲁妈轻声痛苦地说：“我倒认识一个年轻的姑娘姓梅的，可是她不是小姐，也不贤慧，而且听说是不大规矩的，她跟那时周公馆的少爷有点不清白，生了两个儿子，生了第二个才过三天，忽然周少爷不要她了。大孩子就放在周公馆，刚生的孩子她抱在怀里，在年三十夜里投河死的。”听到这里，周朴园满头是汗。鲁妈继续说：“她不是小姐，她是无锡周公馆梅妈的女儿，她叫侍萍。”周朴园盯住她问：“你姓什么？”“我姓鲁，老爷。”鲁妈低着头说。周朴园向她打听侍萍的坟墓，鲁妈说侍萍没死，现在还活着，带着那个孩子在外乡活着。周朴园忽然站起身问：“你是谁？”鲁妈镇定地说：“我是这儿四凤的妈，老爷。”“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？”“就在此地，我前几天还见着她，你想见见她么？”周朴园连忙说：“不用，不用。”“她的命很苦，离开了周家，周家少爷就娶了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。她一个单身人，无亲无故，带着一个孩子在外乡，什么事都做：讨饭，缝衣服，当老妈子，在学校里伺候人。她嫁过两次。她遇到的人都很不如意，都是很下等的人。老爷想帮一帮她么？”周朴园只是冷漠地让她下去，并要她让四凤把旧箱子里的几件旧衬衣也捡出来。鲁妈含着泪水说：“老爷那种绸衬衣不是一共有五件？您要哪一件？不是有一件，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，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？旁边还绣着一个萍字。”周朴园慢慢立起身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鲁妈说：“你，你是……侍萍，是你？”不等鲁妈答话，周朴园忽然严厉地问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“不是我要来的，是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！”“我看过过去的事不必再提起来吧。”“我要提，我闷了三十年了！你结了婚，就搬了家，我以为这一辈子也见不着你了；谁知道我自己的